

台北千人炼功纪念四二五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四月十六日，台湾法轮大法学会于台北市政府正前方的市民广场举办记者会，纪念四二五万人和平上访十八周年暨声援二亿六千九百万人民退出中共党、团、队。上千名北部地区学员参与此次集会。

中共迫害法轮功至今十八年仍未停止。每年，台湾及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皆举办纪念四二五活动，呼吁社会各界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持续关注中共人权迫害，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团体的残酷迫害，特别是活摘盗卖法轮功学员器官及其它酷刑虐杀等天理不容之反人类罪行。

四二五把法轮功推向国际舞台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来自北京、天津、河北等地的逾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中南海旁边）和平上访，争取合法的炼功权利与信仰自由。事情得到初步的合理解决后，离去的时候学员们甚至把警察扔到地上的烟头都捡了起来，一点垃圾都没有留下。此时一位警察指着干净的没有一片纸屑的地面对另外一个警察说：“什么是德，这就是德！”这是被外界赞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之前，在台湾知道和修炼法轮功的人并不太多，许多台湾民众看了关于四二五的报导，修炼的人数和炼功点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起来，成为除了中国大陆外修炼法轮功人数最多的地区，政府和人民很认同支持法轮功。

台大教授叶淑贞的家是一个学法点，平常约可容纳三十人左右学



法，一九九九年五月一日以后，开办法轮功九天班，那时参加的新学员非常多，拆了客厅与书房隔间后仍容不下，学功的人都挤到马路上，有些人根本挤不进去，盛况空前。隔天大安森林公园炼功点来了二十多位民众前来询问，全台各地炼功点皆涌入大批人潮，表示想学炼法轮功。

纪念四二五上访记者会

下午二点，法轮功学员举行“纪念中国法轮功学员万人上访争取信仰自由十八周年”记者会，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锦华、台大政治系教授明居正、台北市议员洪健益、张茂楠及鍾小平均表示，他们非常关心中国法轮功学员及大陆同胞，希望他们也能像台湾人一样生活在普世的人权价值之下，并要求尽快法办江泽民，结束对法轮功长达十八年的迫害。

一千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台北市政府前广场上举行记者会，以及集体大炼功的场面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的聚焦与关心，他们表示知道法轮功真相，对法轮功学员以坚忍不拔的精神，透过各种方式与管道和平理性讲

真相，揭露并呼吁制止中共无理迫害的活动，纷纷表示敬佩与支持，有的竖起大拇指对学员鼓励：“法轮功加油！”

有台北市民说：“太震撼，让人很感动。”大陆游客说：“法轮功好棒，做得太好了。”台湾的导游亲切向大陆游客解说：今天法轮功在台北市政府市民广场办活动，都是合法申请，大家有兴趣都可以观赏，拍照。

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士手指集体大炼功的场面说：“有没有大陆游客看到这场面，要让中国大陆民众知道法轮功很棒。”当他知道有不少中国旅游团路过这里，看到这场景，有的还拍照时，既欣慰又很高兴的对学员说：“加油！法轮功平反的日子不远了！”

一位三十来岁的青年边看炼功场边看旁边的真相展板，一路走过集会场之后，接过学员手中的资料，表示早已知道一些真相，最不能容忍中共活摘器官的恶行，遑论盗摘器官卖钱牟利，他义愤填膺的说：“（中共活摘器官图利）实在太可恶了！” ◇



奇书《九评共产党》深入剖析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引发了中国民众的觉醒，纷纷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自救。至今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2.70 亿人。天灭中共，三退保命，您退了吗？

河北香河县法院欲对朱小梅非法庭审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晚,法轮功学员朱小梅在河北省香河县城家中遭当地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后被劫持到三河市看守所,已经四个多月了,对其构陷的司法程序已经到法院阶段。

香河县法院准备在四月十四日,对朱小梅非法庭审。由于律师的介入,香河县法院不得不推迟开庭时间。朱小梅家人遭到国保恐吓:请律师、上网曝光,就会重判。四个月来,一直不敢有聘请律师的想法。

稍早被绑架的王指挥庄法轮功学员赵玉香,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香河县公、检、法未经合法程序,未经公开审理,匆忙枉判赵玉香五年,并将她投进了石家庄女子监狱。等朱小梅的家人知道此消息后,顶着压力,才为朱小梅聘请了律师。

二零一七年四月十一日上午,朱小梅的辩护人余文生律师到香河县法院阅卷,与法官沟通要求给阅卷时间、推迟开庭时间。负责接待的法官说:“这个案子得请示政法委,麻烦去了!”坚持开庭时间不能变。

下午两点,余文生律师到三河市看守所会见法轮功学员朱小梅。因材料中把朱小梅身份证号码多写了一个零,看守所警察百般刁难、就是不让会见。家属无奈,只得让八九十里之外的老家从新办理,再送过来,已经三点半多了,律师才得以会见当事人。会见完毕,律师接到香河县法院电话说:开庭推迟,什么时间开庭,等通知。

朱小梅,河北廊坊香河县安平镇王家摆村农民。修炼法轮功以前,朱小梅的身体非常不好:头痛、天天困的不行、总感觉睁不开眼,后背象背块大坯,最后发展到睡觉醒来头总是木木的,到多家医院看也查不出所以然。最后到天津部队医院检查出是脑血管狭窄,吃了好多药都无济于事。

修炼法轮功以后,不知不觉身体轻松了,头也不痛了,犯困的毛病没有了,真是无病一身轻。那时,不管多忙,朱小梅一天不落的学法炼功,



真有说不出的喜悦和快乐。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迫害发生后,镇里的大小官员和派出所的警察都来过她

家骚扰,她没有了自由,走到哪就跟到哪。跟了几天,他们又叫在家中看污蔑师父的电视、叫写不修炼的保证书。朱小梅不写,不法人员就把她和丈夫带到镇里,镇长把朱小梅带进了他的办公室,竖起大拇指说:“朱小梅,你是这个。”朱小梅问为什么?镇长说:“我已经打听过了,你在你们村孝敬婆婆数第一。”

二零零零年六月的一天,朱小梅和当地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公道话。先被劫持到朝阳派出所,第二天,又把朱小梅转到一家拘留所,第三天,被镇派出所警察劫持回当地派出所。一上车,警察就让朱小梅和另一法轮功学员跪在座椅的中间狭窄的过道上,从北京一直跪到镇里(一百多里路),腿和脚全木了。下车就把朱小梅和法轮功学员捆在院里的电线杆上,破口大骂。

警察李国生把朱小梅带进屋里,不由分说李国生一把抓住朱小梅的头发,另一只手狠狠打向朱小梅的脸,并一脚把朱小梅踹在地上,拳打脚踢,问朱小梅炼不炼?朱小梅说炼,他更变本加厉的打。

当晚,警察就把朱小梅等绑架到了看守所。紧接着把朱小梅丈夫和女儿也绑架到看守所,家里只剩下十二岁的儿子,没人照看,担惊害怕,在好心的邻居家东家吃一顿,西家吃一顿。朱小梅丈夫在看守所也遭到了残酷殴打,大概半个多月后爷俩才相继被放回家。但警察又强行逼迫他们到派出所去洗脑,晚上不让睡觉。家里的地长了半人高的草,整个都荒了。朱小梅家有四个大棚种菜,一个大棚每年大约收入三万元,这半年时间朱小梅家损失了六七万元。

朱小梅在看守所一直被非法拘留了三个月,期间,警察非法提审朱

小梅三次,因不放弃修炼,朱小梅被非法劳教三年,劫持到唐山开平劳教所。到了劳教所的第二天就看见法轮功学员被捆在椅子上,用粗粗的管子插在鼻子里,野蛮的灌食,当时朱小梅和其他法轮功学员都哭了,大声喊:不许灌!不许灌!

第二天,朱小梅和法轮功学员们抗议,也绝了食,警察就命令犯人把她们一个个拖了出去,强行灌食,两个包夹按着,还揪着头发,让你一动都动不了,有的还拳脚相加,连踢带打,长长的管子从鼻子通下去叫你恶心的想吐,管子拔出来时都带血。有时灌得食物是加了食盐的,叫你渴得难受,整整七天。这样的残酷折磨大概有三次,每次最少是七天,多的时候达十天之多。后来,廊坊市有个法轮功学员叫张玉兰(音),她和朱小梅是上下铺,就是灌食给灌死了,据说是食物里加了不明药物。那里的法轮功学员大都受过这样的酷刑折磨。

有一天,遵化市被劫持来十八个法轮功学员,其中一个被打的抬着回到屋里,打法轮功学员的犯人因用力过猛,当场昏死了过去。那里打法轮功学员的犯人都总结出了经验,说往什么地方打看不出伤来。

有一天突然听说昨天还在一起吃饭的两个法轮功学员,死了,说是自杀,这就应验了人权恶棍江泽民所说:打死算自杀。

有一次,法轮功学员在背诵法轮功书籍,突然进来几个犯人把朱小梅连推带拉的,拖到院子里,用胶带把朱小梅嘴一圈一圈封上,把胳膊捆在后面,在雪地里站了两个多小时……这样的事太多了。

二零零一年四月份朱小梅回到家,时不时的派出所警察还来家中骚扰。

二零一三年农历四月初那天,派出所在朱小梅没在家时,抄走了朱小梅所有的法轮大法书和师父法像。把不修炼的儿媳妇也绑架到派出所,威胁恐吓。至今,儿媳妇一提到这种野蛮行为就会发抖。◇